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旼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改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

釵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

客大校獵是也畧曰羽獵賦未始三年冬幸長楊宮縱胡

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

七畧曰長楊賦起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

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上秋命右

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

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

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善曰褒

帝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張羅網罟捕熊羆豪豬虎豹

狄獾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

廣雅曰狄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獾似獾猴豹

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苦曰羅狄又切獾九縛切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

檻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為周陸李

陣也陸音祛圍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

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歛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翰之善曰翰林

曰有士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也詩大雅

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

刺上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

息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襄

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

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

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採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截薛即今謂

差義也善曰說文曰弋栗也又曰紆誦也採音卓截音截

薛音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戍獲胡

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蹕也善曰錫戍獲胡言

以禽獸錫戍令胡自獲之胡戍一也變文耳蹕音萃方言

曰蹕蹕蹕音萃搃熊羆拖豪豬善曰搃拖已木擁槍累以為儲

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欄

其外又以竹槍累為外儲胥也常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

槍七羊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

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塵今勤字

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恐不識者外之

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洪之勞不圖於功凡人之所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

歲三田一為乾豆也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

都賦澹泊與澹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

露暴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

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

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

茲耶善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僕嘗倦談不

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僕嘗倦談不

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善曰廣雅曰切近也凡也顏監曰凡大指客曰唯唯主人曰昔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

有疆奉封豕其土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比為人害窳窳類貙虎瓜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焚殘食其人也晉灼曰豪俊糜沸雲擾群黎鑿齒之徒謂六國窳鳥黠切窳音庚

為之不康善曰麋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雅曰康安也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閔斗極運天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閔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閔

橫鉅海漂崐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提劍而叱之所過麾搖蕩之也四昭切

城斬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字

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鞢生蟣蝨介冑被露汗善曰說文曰鞮鞢首鎧也

韓子曰功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鞮也鞮鞢即兜鞮也

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

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詘古屈也規億載恢帝業善曰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

躬服節儉緜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

乘流言順從高

祖之風流也

年崩凡七載爾

雅曰密靜也

鳥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爲服屨曰韜鳥也音沓大
屢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璠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璣小珠也音析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善曰廣雅曰珣又曰治玉曰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曰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
音亂世之音也行弋戰切幼一也笑切眇音妙

正而太階平也北斗七星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
易玉衡正太階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堯時匈奴也

東夷東越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皆閩越相亂
國夷殺嘉也善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佗孫胡爲南越王閩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應

出擊匈奴汾沅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沅沸渭衆盛焱騰波流

機駭蠶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機駭蠶軼疾如奔星擊

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應劭曰輶輻也音義曰穹廬

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腦沙幕服虔曰腦沙幕也音義曰腦

隨字古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庭善曰歐橐駝燒煨
蠶張晏曰煨蠶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分初單于桀

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天札
得其所覆難蜀父老區也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懋夫笑之意者以

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

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類監云肆

孫卿子曰平則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練戎善曰言時不

慮險安則慮危秦之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振師五秬習馬長楊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簡力狡獸校武崇禽善曰爾

也蓋屋有五柞宮也作音作簡力狡獸校武崇禽善曰爾

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迺萃然登

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景在

熱莽平近日所入善西厭月嶠東震日域服虔曰嶠音窟

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又恐後代迷於一時

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顏

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

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翫屬而還韋昭曰不

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軻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

振切彷彿或作髣髴翫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

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使農不輟耰工

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

農夫釋耒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出愷

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

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

與力役無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

存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

磬之虞孟康曰碣磬之儀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

切磬音轄鞀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也鳴球玉磬

也右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酌允鑠肴樂

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肴

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

天祐爾雅曰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悌方將俟元符符晉灼曰元以

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

南之延光于將來比榮幸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

延光至今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

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抗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

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

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黎粟之饒芻馬

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

古之明目者也蓋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猶善法也迺今日發矇廓

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徒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也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鶴鳴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

色之名翬

雄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屬耿介之專心兮參雉豔之

姱姿

屬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參雉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麥赤氏切姱苦瓜

兮畫墳衍而分畿

界分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為疆界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關

肇授

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靡木不滋無

草不茂

具榮木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

舊咸茂也械彫柯貌也所革切

吐溜消消清新之色決音英消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

銘曰溜消水流不壅終為麥漸漸以擢芒雉鸞鸞而朝鵠漸秀

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鸞鸞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鵠尚

求其雌也雌雉不得言鵠額延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鸞

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朝鵠則云求雌今云鸞鸞朝鵠者互

鳴以少切巧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

者不箱方而密籠圓而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

難之奮逸也楚驕驕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

意願得也楚驕驕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

辭曰縱心意恣睢所以括矯高也奮勁駁以角槎麟悍目以旁睽

駁也角邪也槎斫也悍戾也麟視貌睽視也奮其堅勁

之脛以利距邪斫麟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駁苦交

切槎千荷切麟詩曰悍目發朱光鸞綺翼而輕搗灼繡頸

善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鸞綺翼而輕搗灼繡頸

也輕物呈此切搗都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

瓜切善曰此音陸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

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爾乃擊

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

場拄翳停僮葱翠擊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拄翳於草停

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擊步何切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

森繁茂婉轉輕利繁茂上加木枝縹衣輕利也婉轉網繆之稱

東料灰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料灰小而徹也厭躡重而

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

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艾

下濕故曰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草際心為之疲

目為之倦也左此以上言杜翳之後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說文

也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

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

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

有聲媒便清中叫野雉將欲媒唯振布令寒微罟以長眺已

踉蹌而徐來外寒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

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走也

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踉蹌走也

七亮音亮踉蹌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鯁鯁奮怒之貌也

善曰廣雅曰擣舒也藻翰翰首葯葯素也黼繡青鞞莎靡丹臆蘭

猶經裏也言雉首如繪也頸葯素也黼繡青鞞莎靡丹臆蘭

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頸葯素也黼繡青鞞莎靡丹臆蘭

絳鞞夾尾間青毛如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

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絳音最或蹶或啄時行時止

旨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

子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

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也此以上

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良遊呢喔引之規秉良遊呢喔其聲

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喔引之規秉良遊呢喔其聲

誘引於隔切喔射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

也呢引於隔切喔射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

者也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捧黃間以密鼓

屬剛罽以潛擬

名黃肩也善曰說文曰鼓張弓弩也屬謂注

各長三寸方似剛罽

故曰罽焉罽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

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弩聲猶也禽被箭躍起而反落山驚鳥悍

害矣迅已甚

其性悍戾怒害飛走如風之焱也爾雅曰扶

不豔其形而見草動也摑一本或作摑摑

意淞躍以振踊出挺穉草莖也掉動也善曰淞躍踊逸也善曰淞失冉切躍失藥

切暎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將出方東方向觀草動

其雉當至暎然而出果望鷹合而翳晶雉朕肩而旋踵言

出苗望諸處鷹然闔合唯翳晶然獨頭仍斂翼旋反也人

攬身謂之朕肩鷹鳥筆切善曰說文曰晶頭也漢書公孫

結軌士不旋踵晶胡了春秋管仲曰車不攸余志之精銳擬

青顛而點項中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体邪眺

旁剔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揚

說文曰惕驚也靡聞而驚無見自鷲鷲音脉字亦從脉方

脉言雉性周環回復繚繞磬碎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

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

曰戾力彳于中輟馥焉中鏹鏹彳馥于止貌也輟止也鏹矢鏹

丑錄切馥校遇切善曰今本並云彳于中輟張衡舞前刻

賦曰蹇兮岩往彳于中廓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

重膺傍截疊駟膺正橫射也劇割也前割重若夫多疑少決

膽劣心狷善曰說文曰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內無固守出不

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可以應敵內無固守意也善曰管子曰

曰交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荏周云藐姑射之

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雷之迅疾也善曰司關閭蘓葉慎歷

乍見不藹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藹葉間闕問於外乍見乍隱

音於是筭分銖商遠邇分銖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

音於是筭分銖商遠邇分銖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

計其遠也銖商揆懸刀騁絕技度也郭下曰懸刀其形然如轉

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如轉

如軒不高不埤同鄭玄周禮注曰毛詩曰如軒與庫古字通

轉竹二切當味值胷裂膝破背射面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

味鳥口也味竹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此有平險之殊雉有

不可為吳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皋始

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

後夫子列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

怨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彼

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

乘危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

已故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道人行則雉驚故僻除人為場也

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尾飾鑣而在服肉

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

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挿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左氏傳臧

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若乃

耽繁流遁放心不移繁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忘其身恤

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樂而無節端操

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

老誠子孫馳騁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北征賦 州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衆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同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谷云班彪也

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谷云班彪也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

被也王逸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填塞以丘墟兮曾

不得乎少留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遂奮袂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也楚辭曰願

輕舉而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

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

都楚辭曰夕宿瓠谷之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 雲陽縣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

反顧而避日通文 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 鄉扶風右

臺名已見上文 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勳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又云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

北征賦 州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衆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同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谷云班彪也

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谷云班彪也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

被也王逸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填塞以丘墟兮曾

不得乎少留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遂奮袂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也楚辭曰願

輕舉而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

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

都楚辭曰夕宿瓠谷之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 雲陽縣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

反顧而避日通文 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 鄉扶風右

臺名已見上文 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勳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又云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披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

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故時會之變化非天命之靡常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

也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命靡常乎爾雅曰時會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

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坂忽戎王之淫狡

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

王毋楚人姓芋氏號宣太后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注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

以歷茲杜預注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舒

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

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

涉長路之繇繇兮遠紆回以膠流毛萇詩傳曰繇繇長不

也路脩遠而繇繇說文曰紆屈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

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釋余

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

蘭阜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也楚辭曰吾日晡

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晡晡安志者也日晡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子行殺如之何勿思君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越安定以容與兮

日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

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漫與曼古字通劇蒙公之

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

長城劉歆遂初賦曰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

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言不為厚固繕藩而巳廣雅

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首

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

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

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子

過而此其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兆屬之遼東城墮

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

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及

婆娑容與之貌也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文紀

毛詩曰市也娑娑也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

姓段帝號於尉佗聖文也史記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

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

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

時為龍川令使南越王值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

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邪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

朝其謀亦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幣以懷邊豈

如疆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濟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嗟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

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

而無風焱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

之溝命曰水揚波兮杳真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

皚楚辭曰杳杳深真貌也說文曰皚皚

涉疑露鴈雖邕以群翔兮鷓雞鳴以濟濟毛詩曰鷓雞鳴

齊朝啗而悲鳴齊音皆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

故鄉廣雅曰音皆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

連落而霑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

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

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史曰陰諒

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哀春秋

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

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婢世

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脩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

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孟

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

詩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乃舉趾而升與兮夕子宿乎偃師

左

傳曰闕伯比曰莫教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

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忘愴恨而

懷悲兮楚辭曰愴愴懷恨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遠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

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登櫟而極蠶兮得不

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陳力而相追火登櫟極蠶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

蠶得不陳力就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則

居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則

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腥臊天下號曰燧

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極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

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古者人茹草飲水

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極蠶而食蔬披

胎生曰乳豕與蝮蠶與羸古字通蠶力弋切螿力兮切蚌

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
亂固有天命也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
不亂固有天命也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
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唯楚辭曰夫

徑邪道也逸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

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秦

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

遠以多難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

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鞏縣是也既免脫

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

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

伯聞之紂醢九侯西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

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

子適齊驅而少前漢入臣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

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

過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

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到長垣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

荆棘之榛榛兵墟已見上文漢書伍惕覺寤而顧問兮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

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

在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遠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

墳遠氏遠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遠鄉有遠唯令

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

朽論語曰既沒惟經典之所羨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

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

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

言信而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

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

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

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

向猶陵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

語孔子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札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札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仁近乎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怒而與人景毛詩曰高山仰止

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而鄭玄曰不遠先祖之道也文庶靈柢之鑒照兮祐真良

而輔信楚辭曰祐真良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

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頽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行

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也論語頽淵曰

雖不敏請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

事斯語矣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

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

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冠已見上

縱軀敬慎無怠思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毛詩曰敬

委命

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
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
下正論語曰子路問弋人子曰若
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
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岳榮陽中
年人晉惠元
康二年岳為
長安令因行
役之感而作
此賦岳家在
鞏

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

蕤賓

丙丁統

日乙未

御辰

岳傷

弱子序

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

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

星紀而潘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

疑誤也鄭玄曰中禮注曰旅猶處也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

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

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

預曰一歲日月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配潘子

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配潘子

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耕於鄠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

雅曰組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

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

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

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

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

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

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海賦曰運之脩

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

短不豫期也

孫滿曰德

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

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

三台也尚書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連尉平為公事免官

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患失之患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過於四海武紀曰帝諱

炎字世安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

絕密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

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揚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

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相

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窺士貴於漢庭講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次不盡敗

聲類曰講亦疇字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乱逆

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救微以繆章患過辟之

未遠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救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

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我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

謂幽昧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

匹亦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閑行藏之明而有救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

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察位偏其隆替名節淮以隳落危素卯之累殼甚玄鷲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偶壞敗之貌洛

累卵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鷲巢

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匪擇木以棲集豈林焚而鳥存

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雅曰見魏都賦爾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

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也張超宣屋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

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茲惡

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洞簫賦曰蒙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弓退將復修吾初服

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夏之不綱戰國策同薛人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

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伊故鄉之可懷救聖達之幽情

沛留置酒沛官乃起舞恍惚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矧

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

序曰王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東都賦曰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

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

漬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

秣栗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遠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西見下注

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澍化流岐

西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澍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

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信與學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也

老子曰守柔曰競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夜申旦而不寐

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惟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

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

何暇寐也天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

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

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九三十七王八百

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鑒七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百有餘慶居安而慮危而樂處

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

險而逾秦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後漢書趙壹

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

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自比於天有日猶吾之比

日有七哉曰七日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

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

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考土中于

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今協韻為呼暝切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鑽龜而啓繇尚書

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孫蒲曰成王定昇於郊鄒卜世兆平失道而來遷繫

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

傳注曰繫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

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顏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顏樂及編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

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門入殺子顏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先

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重戮帶以定棄弘大順以霸世

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

侯重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年穀洛二水闕欲毀

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

者兩會似於闕小咨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曰王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

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

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樂帥師納王子

曰迄至也呼乞切巧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

成也左氏傳衛虜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景王崩

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

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
 王立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
 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
 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
 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
 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
 也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濟水經曰作
 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天赤子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
 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倚例切札記曰延陵季子
 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
 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

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
 吳為吾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霍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
 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既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駢轡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
 自到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
 也老子曰還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其事好還遠思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
 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
 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耻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傳音請奏瑟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秦之羣

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

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盎謂之缶呂氏春

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曰秦外謂之澠池史記

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

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

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留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

子夏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節而無骨也處智勇之

淵偉方鄙去之忿恚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

也忿恚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

歲之末猶未足以寄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去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

忿恚含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回谿不允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

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

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

戰恐其眾與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

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青掩大德西

京賦曰遊鷗高翬薛綜曰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羣飛也揮與羣古字通

佐命已見西都賦荅賓戲曰廓帝紘

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

登峻坂之威夷仰崇

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縶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

絲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還晉文

公子墨縶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

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截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復殆肆叔於朝市任

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

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

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支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復諫遠卜杜

預曰復戾也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僕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

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遠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

悉雪耻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難

非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

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

與之伎則未可與夫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城曰卑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林預曰忽

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我祖安陽言陟陝鄂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鄴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
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
舍弘農郡圖經曰曹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
陽挑林縣東十二里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

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

役顧請旋於僭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

而縱鎬魏古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

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汎擅朝政僭質天子於營僭將

揚奉叛僭僭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揚奉董承以天
子還洛陽僭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奎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

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
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

子曰雖有盛尊之痛百察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親萬乘已見上文

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

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董承率眾繫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
緇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不

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櫟其指舟中之指
可掬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
曰首身分而不紊子虛賦曰洞曾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

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升曲沃而惆悵
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始兆

啟其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

南都賦曰體奕塏以閑敵蒼頡篇曰敞高頭也漢武帝故

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

宿逆旅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

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大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

走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昔明王之迷幸固清道而後往俱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

銜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迷幸長安司

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檠駢馬口中長街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

刑許慎曰徒御不驚也

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

毛詩曰徒御不驚也

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庚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

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東至湖

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頌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

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至命論曰高四

皓賦曰名刻肌膚之愛幽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

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又繼之以盤桓而

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發閩鄉而警策想黃巷以濟潼

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魏州閩鄉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札注曰警勅或之也薛綜

西京賦注曰想向也想與邈古字通獻帝春秋曰與平二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狂記

曰河自閩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憶江使之

以二華巨靈巖眉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閩音聞

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尊使者

璧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相龍死置壁而去忽不

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日明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

始也龍人君之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

象謂始皇也

亂慢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慙怒也

神中諸將馬超韓遂寄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

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閩各潼關函谷

也尚書曰敢行稱亂魏武赫以霆震秦義亂以伐叛彼雖

孔安國曰稱舉也

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閩

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

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

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

尾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字書曰研大

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子柎鼓左氏傳曰援抱而

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

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

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倦狹路之迫隘

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研普耕切

軌踦距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如曰踦距傾側也

蹈秦郊而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

洞蕭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褒斜右濱

汧隴褒斜汧隴並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面終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乎嶠九峻嶺嶰太一龍旋並已見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

之鬱鬱孔叢子孔子講德論曰夫山者具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

雲而遐逝楚辭曰南有玄灞素滄湯井温谷玄灞素水色也

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

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

温泉在藍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

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浸決鄭

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漫者可以為陂灌

溝大漕控引淮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班

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貞臣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相公

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為

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

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子樊子又

改為覆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

襄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

亡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

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齊后之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

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又有繼於此者異

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滅呼滅切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

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

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尚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焚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

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若而不圖

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語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

易從則賢人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德則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

故以乾坤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息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率土且弗遺而况於隣里乎况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杜易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

高相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

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

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舍怒

於鴻門沛跼躄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搆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

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

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

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世謂項莊曰汝

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季詩曰莫敢不來王季也力刃切周易樊抗憤

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鄭玄注本為噬也音誓樊抗憤

以危酒咀彘肩以激揚漢書曰樊增聞事急乃持豬撞入

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有噲飲酒拔劍切肉

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

永上疏曰贊命之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驥增遷怒

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

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破壁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

驟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壁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

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傷

曰肉袒示服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

為臣僕也

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踈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橋毛萇曰祖而合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蒲也

西京賦曰橫西沔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庚飲馬之而萬雉峻峻謂棧峻峻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陽橋踐宣平之清闕爾雅曰庚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三里

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此頭都中雜遝戶千

人意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涼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

勸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涼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

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勸於是孟秋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

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述省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廬管庫

叢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叢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不能處一也

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

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

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

曰叢聚兒也藏外切說文曰芮小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

兒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

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爾乃階長樂登

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盪輔枵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已見魏都賦尚書苗已見魏都賦尚書日孜孜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風縣鍾華獨樂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跋跋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

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

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

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曰銜使則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

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

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封騫為博望

侯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

人投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暨乎程侯之忠孝淳

深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

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磔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

何羅衷白刃從東廊上日磔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

之繇是著忠孝節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封為柁侯音妬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後陳平乃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賓戲曰陸賈為
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
吉甫燕喜既多受社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
長卿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
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大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政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
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
尉為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
七畧

守京兆尹大尹發姦擿伏無偷盜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
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
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
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皆有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
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也
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
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
之善進之上惟恐後班固贊曰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
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
陽之才子漢書曰終童字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
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
植自試表曰終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
單以妙年使越

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
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
髮左衽奮迅泥滓人謂曰早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
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
顯績而嬰時戮之謂廣漢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之屬也皆揚
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
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當音鳳恭顯之
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
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
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
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而死之日曾不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

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

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

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疊揖不疑於地闕軾擣里於

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揖不疑於地闕軾擣里於

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二男

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遠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酒池鑿於商辛追覆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車而不寤漢書賈誼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

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成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

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

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

道之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文成將軍軍李少翁

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

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畧亦何在也

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

爆鱗豁於漫沙墮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

致却蒟其奚難惟

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域

半勒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

角觥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瓚曰興造甲乙之帳絡

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

書曰武帝登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

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

則反本方言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曰賜盡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虛賦曰飛猱垂鬚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闔獸熊佚出園

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

臣在側似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衛髮以先登趙

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髮以先登趙

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

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悅之號曰體輕感善立而聲流亦寵

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感善立而聲流亦寵

極而禍侈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窅吾境之

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

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戊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頽率軍禮以長擅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倨貴方言曰掩上也掩與掩同漢書曰孝文

上祝茲使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

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

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

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也至於亞夫可謂死節矣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
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墨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類咫尺
也杜預左傳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
達曰倨傲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
與袁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
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
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周周失志之貌也楚辭
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奉昭
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
伐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
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昭王昭襄
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

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
篤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
麓之饒于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
何不有

裁峻蛇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

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邑故臣復取璧大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劉睨目清貌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劉睨目清貌

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秦王不中堪丁鶴切筑聲

厲而高奮狙潛鉉以脫臆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

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

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鉉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

狽獼猴也音七穆切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

郭璞三倉解詁曰贖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懲

音貝 狽蓋音各一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懲曰伊

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

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扶蘇於朔邊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

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劔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

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儒林墳於坑 詩書煬而為煙 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

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

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

尉雜燒之廣雅曰坑也才靜切郭璞方國滅亡以斷後

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

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 史記曰秦

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嘆曰嗟乎為法之蔽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

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中子俱

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

之辟二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風俗通曰秦

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相趙高指鹿

為馬 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

也 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 命持天權莊子曰赤受

墨翟 兵在頤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 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頤不可久東征賦曰揚

與共女壻闔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

惶擾不鬪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

也 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 命持天權莊子曰赤受

墨翟 兵在頤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 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頤不可久東征賦曰揚

與共女壻闔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

惶擾不鬪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

不發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
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
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

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

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

上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險易又曰識眾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

寡之用者勝也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

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

而冠楚耳漢書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宮室楚燹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

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感市閭之菽井歎尸韓之舊

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

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故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

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

說文曰菽麻蒸也阻留切然菽并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

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

詩曰如可贖子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

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其林周易曰開物

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

望之左遷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群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

也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

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

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越安陵而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

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謹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袁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

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

上曰錯患諸侯強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

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孝元

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

穢我明德帝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喪夫君之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帝罷衛思園及矣園又詔曰初陵勿

邑置縣過延門而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階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

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

鳳章遂為鳳所階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也快淫嬖之匆忍

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狃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

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張舅氏之姦漸

貽漢宗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刺哀

主於義域賸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

漢書曰袁帝葬義陵王莽妻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楚辭曰長魚鮪兮終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

繫殃厥父之篡通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日驚橫橋

以見漢家日投火中而死合葬故曰孤墳而旋軫歷厥邑之南垂也門礮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關倬

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斷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祀汙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

房前殿以木為之果德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

南山之巔以木為之秦詩傳曰悼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

南秦嶺嶺曰水為之秦川一石名美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

史記由余曰殺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

鄭玄周禮注曰備與庸通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禮記曰遠而為焉又邦婁定公曰臣試君殺其人壞其室

字通音為方言曰瀟瀟也古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

驅吁嗟而妖臨搜倭哀以拜即下書曰定有天

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夏王四曰齊王五曰濟北愍王

六曰齊南柏王七曰齊王八曰齊陽平頃王九曰新

顯王又曰鄧騭于臣以兵南齊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

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

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一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尺下通

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頑班固漢書王莽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同歸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

謂中興伴德殷宗周宣矣可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

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

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

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

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后悼園故老所謂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

也王母思后也爾雅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曰父之姓為王母

之過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陸之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壘堆延與門南

下也曰汚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朔寒風而開襟清

暑謂此焉井泉也西都賦曰九峻井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交

渠引漕激湍生風見渠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

也明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滉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魚涯古詩曰皎皎河漢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旦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淮

淵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

池靈沼黑水玄注豫章珍館揭焉中峙儀景星於天漢

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

牛織女象也曷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曰

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擢百尋之層觀今

數仞之餘扯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振鷺于飛

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

賦曰浮颯沉濫隨波澹淡林澆滄驚波嘒嘒沒之兒

高唐賦曰巨石溺以澆滄西京賦華連爛於淶沼青蕃蔚

乎翠激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表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遠以極武無要於後福

功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

周率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實水

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錢之而又復都

賔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

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賔

且杜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

貧情同整檝擢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

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

少也徒觀其鼓柅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柅也郭璞方音曰今江東人呼柅為軸

舊說曰迴輪釣也謂為車以收釣緝也輪或為綸毛萇詩

傳曰緝綸也灑亦投也柅所挽也又取織經連白鳴榔屬響

貫鯁弓尾掣三牽兩經其連白網也連白對引之說文曰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声言曳織經於前鳴榔長根於後

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弓猶繫也音的

字書曰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鯁於黏微杜預左氏注

擊牽也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

割烹煎和之稱也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逢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

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積傳毅七激曰膾其鯁

鞏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

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逢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

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也以其樂魏子特受簡沒女寬將

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有谷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恬之腹為君

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尊也毛詩曰文茵暢徘徊艷錫如
穀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渴如飢心翹歎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叢子子思曰君若豈三聖之敢夢竊十

亂之或希琴操曰崇侯讚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

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

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艷及鄙仍

母也廣雅曰希度也

京其室度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

毛詩曰作邑於鄴又曰宅是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

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載之漢書翼奉

上書曰永世延祚不赤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永惟

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

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也馬融廣成頌曰

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子羸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

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札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

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

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

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由此觀之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

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

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

為器也埏朱然切埴市力切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奸利不昏作勞密邇檢狃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

錯風俗不純富人

昏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檢狃孔

老子曰天下無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

道戎馬生郊使學者製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

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

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錐智

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矣言已雖無才能然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

幾免於矣乎矣下或有劣字非也

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語

論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文選卷第十

程